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癡人說夢記 第二十八回 施教育全島歸心 議通商百貨出口

卻說仙人島的教主，因聞空中一聲霹靂，退入後宮，眾僧人亦都逃躲了好些時，等著並沒動靜，一個個才漸漸的走攏來，都詫異道：「方才分明打了一個雷，倒不見賈仙人來到，難道他須知我們議他，放個空雷來嚇我們的罷。」有一位叫做達賴的，眼光最快，忽然指道：「咦！那邊屋上的鴟吻倒下來了，只怕這雷聲，就是鴟吻撞碎在石上的聲音。」眾僧不服道：「斷然是賈仙人一雷，把這鴟吻打下的，不然，那有這般大的聲音。況且鴟吻也不會無故落下。」眾僧將信將疑，去請教主出來，教主回說頭痛發燥，不能出來。島中的事，請他們公議施行罷。眾僧議定，只有達賴膽大些，推他出頭，領了九位僧徒，找著麻哈思，要他領去見賈希仙。麻哈思道：「那賈先生，我有三年沒見著他了，不知在城裡做些什麼事情，弄得大家去投奔他，除掉我們兩家珍寶店外，島裡竟不見一個人，如何是好？」達賴道：「我正為此事要去探訪他。」麻哈思大喜，便領了達賴一千人，走到鎮仙城城門口，都有警察兵站在那裡，腰裡插著佩刀，肩上擱著洋槍，雄赳赳的問道：「你們是那裡的，幹甚麼事，說明白了，登了簿子，方可進去。」達賴吃了一驚，往後退行幾步，那九位僧徒，要想奔回，被麻哈思攔住，捱身上去，把來歷說明，警兵放他們進城。麻哈思道：「你們千萬不要膽怯，賈先生是講道理的，他決不無故害人。」達賴放大了膽，一路行去，只走了三五步，便有個警巡兵站著。那街道又闊又乾淨，那蓋的房子，都臨著街，沒有圍牆擋著，只幾棵樹圍繞而已。達賴見這光景，覺得別有大地，付道：怪不得我們島中人要來，原來他這城裡，這般有趣。麻哈思到處訪問希仙的住處，有人領他到希仙住宅邊，也不過和民房一般，只多掛了一面龍旗。

原來希仙諸人，同住一處，此時都不在家，到學堂裡教書去了。麻哈思又叫他領導，直到學堂。只見一座總門，匾額上是「再造學堂」四個金字，走人總門，便是一片草場，足有□來畝寬闊。草場前面，便是三所大房子，一排排的講舍臥室，三所房子都有總門，門上掛著牌子，什麼蒙學、小學、中學三處。麻哈思找著個把門的，叫他前去通報，半天才出來回道：「賈先生在那裡教書，請眾位在客廳上坐等罷，他要到午初才下課哩。」麻哈思莫名其妙，只得領了眾僧，跟著那門上的人，走人前面花園裡客廳坐下，自有人送了茶來。麻哈思、達賴久坐無聊，踱出花廳閒耍，只見滿園花草，有紅有白，有綠有紫，一股幽香撲入鼻中，夾著幾棵竹樹，引著一陣陣的清風，覺得身子都爽快了一段。達賴道：「這些花木，我們島中，為什麼沒有，莫非他在外洋帶來的麼？」麻哈思道：「豈有此理，花木如何帶法，況且我見他們來時，都沒有一盆花一棵樹，這一定使了法術，把我們島中的花木弄了去，變了種的。」猜疑一陣，恰好門丁走來報道：「賈先生下課了，請諸位去吃飯。」麻哈思只得領了眾僧，跟了門丁走到裡面。

原來一間大屋，排著無數桌椅，學生都在那裡吃飯。麻哈思和眾僧占了兩桌，有宮俠夫、方仲亮相陪，飯桌上有些雞鴨等味，連麻哈思都沒有嘗過，問起來，才知是希仙從外洋帶來的種。飯後仍入客廳，希仙才來見面，問其來意，達賴欲言又止，還虧麻哈思一一代為說明。希仙道：「我並不是要收你們教中的百姓，只是可憐你們百姓，生在這荒島，一些學問沒有，徒然信了神佛的荒唐話，懵懂一世，而且衛身的飲食器具，一無所有，人生如此不太苦了麼？我因發了這個宏願，要替你們教養百姓，毫沒歹意，休得疑心！我如今同你們去看來，便知在此地的快樂了。」說罷，便引麻哈思等一千人，先看學堂，果然課堂臥室，收拾的□分整潔，牀帳被褥等類，都□分乾淨，那課堂裡圖書具備，都是希仙設法印的。看完男學堂，又去看女學堂。說也奇怪，那些島民，從前是面黃肌瘦的，如今一個個體幹強壯，面皮轉紅。希仙又引他們去看田畝，只見彌望青蔥，都是新麥，場上堆著許多機器。希仙一一指點，這是有輪的來，這是耙車，這是割稻車，這是打稻輪機，又說我們這種田，是用化學家必格的法子，考察地的原質，配上糞料，所以收成的五穀，分外比人家多，一畝地能養□來口人哩。達賴、麻哈思均不住口的贊歎。又引他們去看礦山，只見一車一車的煤鐵，運出來的不少，就近就有什麼生鐵廠、熟鐵廠、煉鋼廠、機器廠等類。又引他們去看織佈局，只見那軋花的機軋花，紡紗的機紡紗，織布的機織布。麻哈思取一匹布問道：「這究竟是什麼原質？」希仙同他們到堆花的地方，取出一朵朵的花給他看道：「這花出在田裡，也是我帶來的種，因他性本柔軟，可以引得長的，用來織布，縫做衣服，極為溫暖。比你們用野繭的絲做衣服，不便當得許多嗎？還有蠶桑一法，未及創辦，其他製造的物事尚多，須待學生學成，方能開辦。」說罷，又同了麻哈思等人，到了議政廳，勸他們道：「你們回去告知教主，莫如也來就學，一般過安樂日子，不強似守著這個荒島，忍饑挨餓，被暑受凍，那般困苦麼？我還聽得人說，你們喚我做仙人，又道我能打雷，不知這些妖言，從何而起？如今快莫多疑，趕快來這裡就學，能把你們那些寺院。一齊改做了學堂，那更好了。」一夕話，說得達賴將信將疑，和麻哈思眾僧，回到島中，奏明教主。

是日，眾僧齊到，大家聽了達、麻二人的話，都不信他道：「自從開天闢地，也沒見過這些東西，他們除非真是仙人，才能造得出來。一畝地那能養到□人，只怕一人都養不活，休要聽他們瞎說。」達、麻二人無奈，只得答道：「你們不信，都去看過便了。」眾人道：「隨他怎樣好，我們的教法，總要守定，不可見異思遷的。如今倉裡的米，足夠我們一世吃，大家耐著苦過活罷了。」教主准奏，叫他們安分守己，不要離了寺院。麻哈思、達賴奏道：「我們兩個人，情願到鎮仙城去就學。」眾僧大怒，當時把二人捆下，各打了一百戒尺，收入監裡。不提。

再說這年夏間，希仙的學生卒業，希仙便開了講堂，聚集眾人演說道：「你們學雖未成，但是粗淺的道理，已經知道，如今我要替你們設法個長久快樂，但是這鎮仙城地方狹小，如何養得起這些人？我想你們島中，盡有空地，可開的利源也不少，聽他荒著也覺可惜，我要率領你們去見教主，把地給你們耕種，一面讀書，那時各有職業，免得將來餓死，不更好麼？只怕你們教主不依，你須要同心一意，力爭一番才好。」眾人一齊舉手答應了。當日希仙領了大眾，到得島裡，依然走入麻哈思家，只見門口貼了兩張封條，還有竹片□字式釘著，分明裡面沒人。希仙詫異，再走幾步，有一家小小房子，裡面女人住著。希仙走去問信，原來就是麻哈思的妻女，哭訴道：「只因我丈夫要到什麼鎮仙城去，被僧官打了一頓，收入監裡，兩個月沒放出，不知死活存亡，又不敢去探望。我母女二人，靠著洗衣服得些柴米度日。」希仙安慰他一番，那些島民聽見了，到底就學未久，野蠻性質未改，當時大怒，分頭到各寺院裡，把僧人個個捉到街心，拳腳交下，打個半死。幸被希仙喝住，不然那些僧人，都要被他們送到西方極樂世界去了。眾人道：「一不做，二不休。」索性趕到監裡，把麻哈思、達賴放出，又把教主挾到當街。那教主只是叩頭乞命。希仙道：「大眾聽清，今天這般舉動，雖然沒甚不合公理，但是你們教主，平日待你們是好的，也還不可過分。我有個道理，島東一帶，都是寺宇，如今把教主和眾僧官送到那裡去住，每月給他糧食，養老終身，只不許出來管事。所有島中房屋田地，待我查勘過了，給你們耕種居住。」眾人拍手的聲音，震天價響，果然把眾僧送入寺中，只留下達賴一個。

希仙這番經營，更覺煩難，直鬧了一個多月，各事才有些頭緒。又叫人把神宮毀了，改做上議院，又建了個下議院，又就島中地勢，建了一個城，名為北城，把自己據的城，改名南城，就把北城居島民，南城住漁戶，眾人推希仙做了島主。希仙就命他們公舉各部官，眾人舉慕髯做了農部大臣，舉東方仲亮管了警察部，盧大團管了郵政，鄭開智管工部，歐孟核管學部，宮俠夫管刑部，希仙依了他們多數人的主意。正在分撥才定，只見外面許多女子，帶了些孩子，來到上議院門口啼哭。希仙叫他們進來，問其緣由。原來都是僧官的妻子，一齊哭求道：「我們雖是僧官家屬，本有心來學的，只因丈夫禁阻，不得自由，如今教主僧官，一並斥退了，我們將來沒得靠山，不是活活的餓死嗎？總求島主提攜。」希仙道：「此時學堂一齊畢業，你們程度不及，只好另開一個學堂，待我辦好房屋書籍，再來招呼你們便了。」眾僧婦均叩謝而去。希仙把三□三位同志裡挑出二□位做教員，預備學堂講授，自己和慕髯、仲亮等辦理島事。

管輪船的駕長稟道：「我們來的那條輪船，還在口外礁石上哩，要不早些起他出來修理，只怕機器鏽爛了，成了廢船，豈不可惜？」希仙道：「正是，我正要問到這句話。那輪船是我們出口通商的根本，不可聽他鏽壞的。」希仙和工部商議，叫那幾個駕長

教練出來的工匠，一齊駕了小船，又攜帶一班泅水的島民，同去查看。隔一日，大家回報沒法想，希仙親自前去，方才想出主意，叫運了無數棉花包，去把底艙堵滿，命泅水的下海鑿斷礁石，果然並不進水，好容易駛入島裡，用機器把船起了上來，眾工人一齊動手，修補好了。

希仙就想販貨外洋，集眾議道：「我們島中貨物充足，可以出去通商了，我想通商的利有數端，一則以有易無，二則可以知道各國的新法，三則可以招致些客民來，免得島中人數寥寥，不敷作工之用。」眾人俱以為然。希仙命檢點貨物，還是珍寶居多，紡織製造各物，未能齊備，不敢到別的大國去，只從布哇、長崎、上海幾個碼頭上貿易，派了盧大園總理其事，又有三位同志的人，蕭子穎、祝寶三、耿爾介同去。臨行時，希仙再三囑托大園，替他到湖北去訪問家屬，同來島中。大園也有家眷在廣東，所以商定了，先把船開到中國去，大園究有私心，就叫船主先開香港，入了港口，停下輪來，只見許多廣州人跳上船頭問道：「你們是那裡的船，為什麼不上關完稅？」大園道：「自來此地，沒有稅關，我們初到，不知就裡。」那廣州人道：「你原來是我們同鄉，要是別處人，就拉你到關上議罰去，你不知道麼？本地的商人何是仁老爺，在總督前上了條陳，新設這個關，歸他承認每年稅銀一百萬兩。你的船已開過關口一尺，照例開過關口三尺，便要罰的，我們同上去，商議個辦法罷。」大園無奈，只得送了他們每人大洋二〇元，並皆歡喜，同到關上寫票房，把大園來完稅的話回明。只見何是仁把眉頭一皺，把眼皮抬起，瞅了大園一眼道：「他的船不是已經過了關嗎？」簽手連說沒有，何是仁怒道：「我不信，放划子過去看。」簽手沒法，只得招呼划子，扶著何是仁下船，大園同去。正是：

媚外心腸何日化，徵商稅則此時添。  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